第二十六卷

世系部十七

尚論二

劉向說苑序　楊雄　楊雄始末
馬援征五溪　伏波碑　周黨嚴光
釣臺賦　廉范　黃叔度記
郭泰碑　梁鴻　何進
漢黨人　東漢節義　先主
關壯繆侯贊　八陣圖　諸葛亮
漢後主

卷二十六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六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世系部 尚論十七

劉向說苑序

明黄　輝

劉向說苑二十篇故亡逸過半曾鞏氏始爲蒐校序而傳之至於今有完說苑者鞏力也當周之衰諸子各以其說鳴大要意所欲出激而爲詞詞盛氣厲旁傳事變而自旌於古今之間以必後世之不吾廢乃說苑不然徵事者十九傳意者十一意若不必巳創而顧籍事起

頗類韓博士嬰之說詩也而其囁嚅不盡者若曰古固有之來者獨奚而不然吾姑臚列其質而俟之世且自有導澤者而焉用畢子詞爲也山澤之富衡虞之籍飛動指發使人目佃而意漁彼誠遵吾之所爲地而入終不虞乎無所獲而出向之說所爲以苑自名歟而曾輩氏齮齕焉曰博而不精忘其枉已而徇物夫引繩孔孟下稽于政豈不甚正然不細論其世而深厚其意則吾未知向之必屈也當漢中爲天阿房落宮鄰金虎雪煜翁詆向自以劉氏宗正拓落不柄事而徒縻天祿幾幸一言之悟主凡所爲校述數十萬言皆是物也是篇之

目首君道次臣術次建本而終之於文質之故大指亦
足以觀矣必欲以精微求多於向則石渠同異六籍聚
訟人主顧不狎聞之邪夫言不蘄精要之適務旨不蘄
微要之中窾人固有莊言而格卮言而入者說在野人
之還縶縣也詳向所摭引踳駁誕詭誠不一軌於正然
遠稱先民下逮耳目其間世代之升降上下之咨陳權
奸之專擅讒佞之搆煽辨說之移奪亦足以喟然而遠
鏡矣惡在其爲徒博耶又按向所自爲奏葢典校中書
雜事除去重復及繆亂淺薄者條列篇目以類相從爲
可觀而已非欲爲一家言明白道術也而輩必譏之至

文亦以枉已嗟乎以子政之才稍向色瑠戚卽不丞相御史大夫容渠不紹文侯耶而踽踽望之堪猛之閒孤危自老者何也或曰向誠精忠胡不直以意列上而屑屑繁取以自溺厥指爲曰向諸封事言不啻直矣而且夕不施用懐抱縈紆濾塞而無所出以爲一目之羅不可得鳥則多張而廣侯之是以其爲說委蛇汗漫而與其一中盍吾觀其所語陳子公者至不得已而自託於騷歌之餘如曰徇漢重而爲漢枉乎郎子政甘之矣子故重爲序如此

楊雄

漢班固

雄之自叙云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黄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簒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乃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

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内不求於外於時人皆曶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絶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旣以符命自立卽位之後欲絶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淨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素貧而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

事者載酒餚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
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
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
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為起墳喪之三年
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楊
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
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
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
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
皆有是言今楊子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

遭時君更閱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葢誅絕之罪也自雄之後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俱存

楊子雲始末辯

明焦竑

子雲古以比孟荀自宋人始訾議之介甫子固皆有辯然其劇秦美新之作未有以解也近泰和胡正甫辯證甚悉吠聲者當無所置喙矣正甫之言曰往予閱楊雄仕莽投閣劇秦美新而綱目書莽大夫惟雄以彼其才而媚莽心竊鄙之後見程叔子取其美厥靈根之語慺

曰雄乃有是語乎又韓退之邵堯夫司馬君實諸君子咸稱引其說徃徃怵予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紬六經翊孔顏義甚深又嘗不韙屈原而屢斥公孫弘之容且曰如詘道信身雖得天下不可為也予則嘆曰世之論雄其然豈其然乎終無以決於心最後讀雄傳稱雄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獨其賛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余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

其文而音甕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爲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葢予懷此久矣今年春按部郫縣而雄郫人也讀其邑志得於鄉人簡公紹芳辯證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篡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以予校之莽自平帝元始間始號安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葢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

不徒宦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繇是知雄决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而簡公謂班孟堅早世曹大家輩傳失其寔豈不然哉當平帝末莽已有都四海代漢室之形矣而雄獨稱漢道如日中天力不能回莽而假法言以諷切之雄之意至矣雄其媚莽者乎諒乎叔子之言曰閣百尺未必能投曰然則史不足信乎曰太史公記子貢宰我一以爲游説一以爲叛亂是亦足信乎而孔子主癰疽百里奚自鬻身在當時之言比比也何獨雄哉子悲守道君子蒙誣逮千載故因簡公之言而畢其説

馬援征五溪論

明李廷機

昔伏波將軍從世祖定天下爲漢家勳矣五溪之役復自請行據鞍顧眄以示可用談者壯之吾以爲援之不能抑其勝心也夫人惟其無長也有所自多其長則必跂焉而思展人惟其無勇也有所自負其勇則必躍焉而思奮人惟其無計也有所自智其計則必炫焉而思吐斯所謂勝心也勝心存於胸中故其遇事常喜其見功常慕至於長已展矣勇已奮矣計已吐矣而其跂焉躍焉炫焉之思猶時動而不能自已蓋勝心之難抑也如是夫援自奉書洛陽而知帝王有眞則留侯之識也指畫隴右虜在目中則淮陰之筭也西鋤先零北出塞

漠南平交趾則樓船貳師之畧也能巳見於天下矣曾不以此時守威定功解鞍釋甲修高宮之内行效膠東之養重猶然袵金革之危樂汗馬之疲且非有根本之憂要害之梗也蠢然小醜偏裨可定而不勝其趯趯翊翊之意羸糧躍馬惟恐後時不亦傎乎且是時帝久苦兵間厭銜枚之事修儒雅之業慨然嘉與功臣列侯共饗太平之福葢不欲以鞍馬煩之久矣援之請行帝憫其老未之許也援顧急欲自試何哉葢自古智能猛悍之士徃徃急於自暴其技以求衒鬻彼其志固欲登壇仗鉞執馘獻俘有奇策村力之譽下之亦思執殳荷戈

願得一障而乘之故廉將軍老矣猶思用趙人王剪以老而爲秦强起伐荊李廣自束髮從征數奇其從大將軍出塞也請獨當匈奴趙充國先零之行自請曰無踰於老臣者矣葢其銳心猛氣至於老而不休功成而不倦聞烽舉燧燔則超距而作攘臂而議葢自昔然矣寧獨伏波將軍哉吾之所惜於伏波者喜馳驟之功而忽止足之戒樂矍鑠之名而闇斂藏之義壯馬革之志而棄明哲之圖迹其事若有所便於邊徼而將以自封者故梁松之口得行而薏苡之謗不免主眷不終城西槀葬援固有以召之也夫馬力竭矣而御者猶求焉不已

此東野畢之馬所以必敗也去楊葉百步而射之能百
中矣而不以善息至於氣力倦弓撥矢鉤前功盡棄此
養由基之射客所爲欲教之者也今援之所處得無與
求馬不已不以善息者類乎是故君子惜之也大抵勝
心難抑抑之在乎養昔者周公鈇斨破斧天下不以爲
好兵其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太公有虔秉鉞天下不以爲喜功其詩曰牧野洋洋檀
車煌煌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二公皆以暮年出至閫外
然皆迫之而後應强之而後起及其罪人既得則勿事
銜枚會朝清明則戴櫜弓矢始終無勝心焉彼固養之

粹也紀渻子之養雞也三日猶虛憍而恃氣未也至於望之如木鷄而後曰其德全矣若伏波將軍蓋猶有虛憍之氣焉必如紀渻子之術則惟二公哉

伏波將軍碑　宋蘇　軾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臣伏雖稍通置吏後復爲夷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二反嶺南震動六十八縣時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力方閉玉門關以謝西域况南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袵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

廟食於嶺南者均也

周黨嚴光

明湯賓尹

漢光武應赤伏符起舂陵不數載而噓炎劉之燼甫膺大寶下明詔安車玄纁徵周黨嚴光詣闕下親紐萬乘以禮下之論者謂兩處士直裘釣賤客耕野鄙人身處窮巷阨閭未譚金版六韜之畧未親斬將搴旗之勞未豎攻城拓地之績倏加以徵聘惠以寵光使榮華戚陛立名當世豈被褐懷寶者耶抑以什巾襲燕石者耶且帝果以天下厚故交如用南陽人之過計耶噫此光武所爲提綱挈領首矚大計而籍此兩人以磨礪一世之

氣節而培植百年之命脈也葢上表也下影也上聲也下響也表正則影隨聲出則響應上鼓則下答不錙銖爽也故人心何常聽上陶甄耳風俗何常聽上轉移耳西漢不愛高爵厚祿以薌羶豪傑故士皆鶩尊顯而委蛇變化陰陽人主以保寵榮甚且僞符命誦功德羽翼梟獍而不羞波流風靡罔克樹立不振刷挽回之安所底止光武懇焉謂國家隆替其窾繫屬世風而世風汚隆其樞鍵又屬上人所好尚徒整飭頽靡而漫無所旌異徒晉陳功見能輩與剖符析圭則天下亦堇堇爭陳功見能以儌知遇而欲冀砥礪名號蟬翼富貴者道何

繇爲是下蒲輪之聘搜巖穴之老降黃屋之尊禮不賓之士朝耕釣於草澤夕坐論於巖廊旦倚衡門而棲遲暮揖天子而抗志獨隆此兩處士哉又豈直以恩渥而私厚一布衣交哉將令都人士之待下風者懮然艴心蹶然企踵瞿然丕式而顧化奬恬退之操而皁趨蠅逐者將捫心退矣顯修姱之行而蒲伏尾全者將屈首下矣褒高節獨行之士而俛仰遷移如脂如韋者將改絃易轍以象上意旨矣竿先而衆樂和標植而衆足趨誠倡之也故竟東漢朝罔不希光影鶩襲其香儀其羽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者纍纍起世不貴結綬金馬之庭

而貴側名道義之儔不畏王朝鉗灼之憲綱而畏高賢月旦之清議迨晚節末路雖幼后握鬯巨奸綰樞而左窺右覘不敢竊移神器譚者謂一系垂九鼎則烈士扶持之功而光武褒嘉節義之明效也第其重名之過不核中扃王良應對而姍於東海友人樊英就聘而壺山蒙其耻聲士率競詭激以博名高而顧厨俊及標榜成風訐文網以醞釀黨錮之禍千載於邑則始未嘗不匡世振俗而後陵夷衰微也噫士期自振振耳商俗披靡而伯夷之節不改晉室清談而卞子之忠自樹詎可畢論儕俗與世浮沉必待上之鼓舞而後輾然思奮哉至

若身際熙朝又不必拘守局曲避地獨竄焉者彼無軌翼當世之實而長貧賤驕語富貴者又兩處士之羞也

釣臺賦

明宗　臣

恭承帝命以南邁兮弭吾節於富春儵微霜之殞百草兮何芳杜猶菲菲其襲人睇嚴陵之舊里兮釣臺欝而嶙峋屯飄風其相薄兮吹石瀨之礫礫宿莽揺落而變衰兮余又安得問夫白蘋余又懐椒醑而噭臆兮蹇吾馬之逡巡而不前豈以沉淪之俗羈兮乃不得以揖高士而執鞭惟炎德之中天而興兮紛衆芳之雜糅以比肩何隹人之夸姣以抗衡兮乃獨抱孤貞而自全衮冕

黼黻之玄以章兮蓀獨愛夫羊裘覘鴻鵠之翺翔兮聊寄吾跡於汀洲昔傅巖之版築兮武丁肖形以資厥猷非熊之恊帝夢兮渭叟起而佐周何帝之手詔以抒愫兮羌獨偃蹇而夷猶故人之不忘舊歡兮情彷彿而至乎帝庭何帝腹遽以足加兮太史奏之客星咄咄子陵之不肯為理兮帝何獨惜夫沉冥蓀何高蹈而不顧兮乃長揖以謝夫天子朝發軔於漢宮夕稅駕於江沚有君如此其忍負兮蓀蓀豈忘覬夫厥肯痛韓彭之竟以烹醢兮勃何辜而卒不免乎羑里念盛名奇績之不可以善終兮是用私情而惜此蘭芷鳳凰之囘翔而不肯

下兮豈網羅之所能施使蛟龍可得而常服兮又何以卑牛馬而下之睇江河之趨下兮喟高風日逝而不可追憮故迹而連蜷兮悵吾生之獨後時往昔既已不可復兮與來者之猶可爲委佘佩之陸離兮掛吾冠於南斗之墟擘長虹以爲衣兮拾青露以爲琚托微恍於浮雲兮蒸其攬瑤華而遲弖望美人而不見兮羌獨立以踟躕亂曰維江有蘭美人植兮白雲茫茫歸何晏兮平楚落日怨青楓兮獨來乎山中吾與汝嬉以遊兮

廉范　　明丘　濬

廉叔度者廉頗後裔也守雲中而破匈奴之寇守蜀郡

而興五袴之謡此特當業之常爾其平生懿行人所難及者有三焉年十五迎父喪於蜀蜀郡守乃其父故吏厚資送范范不受扶父棺同溺水得救僅免一也爲鄧融之功曹融彼獄范變姓名爲獄卒衛侍融至死竟不言而又葬融乃去二也業師薛漢坐楚王謀反事諸未敢視者范獨往殮之至觸顯宗之怒而扣辯以免三也噫范之孝義可謂其愚不可及矣但依托竇憲得無愧哉

黃叔度祠記

明孫繼皐

汝南故有黃叔度祠歲久不飭且壞某君以職事薦蘋

藻於祠下周覽太息乃始葺而修之蓋東漢之世距今千三百年其人與骨朽已久矣而其祠輒壞輒理其名猶若新也夫俾叔度與當世之賢豪比跡而論烈則慷慨不若李范死國不若陳竇荅史亦謂其言論風旨亡所表見而胡以沒而祠祠而至今不絕也嗟夫方漢之季士爭騖卓詭之行相矜以聲相高以死當是之時服桁楊齒刀鋸甘心而不悔者益肩相摩踵相接也其禍至於正人盡而社稷從之識者以此亦咎諸賢之少激矣叔度何不足爲蕃爲武爲膺爲滂顧以爲捐吾生亡救於天下而又趨之吾弗忍也吾旣不能以一木支大

厦之顛而又沾沾百里以爲惠使天下猶得而窺其淺深若太丘朗陵者吾又弗爲也所謂隤然其處順淵乎其莫窺者眞知叔度哉後世淺中之夫以爲叔度名跡兩晦此特善自匿者嗟乎荀季和之賢也郭林宗之鑑也戴良之高才也蕃舉之盛名也咸匪樂自損而妄譽人者而靡不退然深服遠去疵吝叔度之長豈直善自匿也乎哉假令叔度而遭時得從其建豎必在當時諸賢之上何者善藏者必善用倏而蠖屈倏而龍躍自千載之下隃度之其辦此也必矣爲其實能辦之而其言論風旨又一世所見此眞善處濁世者廼叔度所以賢

也雖然叔度并其當時之名與迹欲晦之而後之人乃區區尸而祝焉豈叔度之情乎葢名以濁世晦者必以淸時顯古之翳迹岩藪而垂聲來禩者非一也則叔度之久而獲祠於其鄉也固顯晦之理也哉且使後之人游於其祠而夷考其人録其人以求其意庶其有風乎

郭太碑　漢蔡邕

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温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測矣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

墜拯微言之未絕於時纓緌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
影附聆嘉聲而闇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介鱗之宗龜
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
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遂辟司徒又舉
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崖之遐跡繼巢許之絕軌翔區
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時亰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凡
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乃相與維先生
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僉以爲先民既歿而德音猶存者
亦賴之於見述也今且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
昭銘景行俾功烈奮於百世令聞顯於無窮

梁鴻

唐梁肅

君得天元純誕其生知括囊道玅而游於世遭漢微缺澆風遠物君以爲道不可以殉時故安節以高蹈高蹈不可以激俗故登卭以作歌作歌不可以遺患故適越以遐遯遐遯不可以不粒故寄食於杵臼是以孟氏悅其道而妻之伯通尚其風而禮之安夫大而遺其細急乎語而順乎默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斯可謂高世之逸民矣原夫天之運也曰明與晦人之道也曰否與泰達人之否與晦之不可爲也故耦而耕狂而歌鑿坏以遁荷蓧以游而晦德避難不成乎名嗚呼伯鸞非斯人之

徒則誰與哉孟子稱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然則聞君之風聲亦將舍爾朶頤以觀我靈龜乎

何進　明康海

靈帝崩太子卽位宦官蹇碩等欲誅大將軍進而立陳留王協袁紹因勸進悉誅宦官進白太后不聽紹乃謀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師以脅太后進然之曹操聞而笑曰此一獄吏事也何至紛紛召外兵乎吾見其敗也康先生曰操之言是也此漢之所以亡也獨史臣不能識其意而妄爲之辭爾曰若盡誅之事必宣露此何言也凡欲除天下之大害必先有以度天下之大義

苟義有所屈而事或安焉君子寧詘事而信義況事與義俱不得者春秋之時諸侯皆城成周而宋仲幾獨不受功晋人執之於京師此以王事討有罪也而春秋以爲刑囚執人之事大司寇之職晋人不告諸司寇而擅執人於天子之側則履霜之漸簒弑之萌也故特書而深罪若彼嚴也何進不勝宦官之亂乃大召外諸將之兵使之挾持京師以誅其衆當是時漢之危猶一綫也乃又與諸將無嚴之兵絕而墜之耶此於春秋之法蓋元兇首罪必誅而不赦矣況而其事又未爲安也宦官之毒漢自恭顯而來若是其遠也蹇碩趙忠張讓之徒

欲廢帝而立協逐太后而誅進若是其固也進於是時旣不能修明漢家之法亟收其權杜篡弑之路又不能聲昭名義屬之司隸以誅其尤顧乃區區以狗袁紹之謀又稱白太后不從而計絶矣乃優游以待諸侯之兵乎李園之謀春申君也先伏死士以待棘門之內故不勞而春申死焉此蹇碩之徒所以勝進也董卓入關之後燔爇宮室篡廢天子蕩折民庶其孽禍萬倍於宦官也使進而在又將誰召以除之邪夫外諸侯之兵猶虎豹犀象不可入人之室也有丈夫者憂其家之爲祟禍也收虎豹之屬入於室而厭之至則盡啖其家人此於

祟禍何不除顧奚必虎豹犀象而後能也況乎卓之無所忌憚又甚於虎豹犀象者而使之操兵以入室乎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必倍義而傷教也天下之事苟使倍義而傷教者爲之則未有不誅其君夷其社稷者矣人主之初也爲之師傅教導以增發其聰明不幸而有孽人窺覘於側亦必有以從容捍蔽潛消其志意則在我者可不勞而定而在彼者不刑而革也田氏之於齊其欲奪而有之豈一朝一夕也晏子方安舒和悅裁之以禮使勿自甚其所爲當是時以晏子之顯名顧不足以攻而滅也其理當如是至高國之屬則悻悻然

怒而作矣姜氏之廟由是不祀焉彼高國者有以啓之也予讀漢書至竇武陳蕃之死曰嗟乎漢之亡也其是以基之乎乃其事未遠也而進遽效之古諺有曰莫視其奥先視其窔以蕃武之賢猶爾也彼進者何足以知其窔而視乎

漢黨人論

明鄭　曉

嗚呼君子未嘗一日忍忘其君故綸中賦外以敦王事翕名斂跡以完國體皆以致吾心而植吾義也周公何人方其君臣相孚僚儕相穆鳳翥龍驤旁畫四海已而三叔閲垣四國裂扈成王含疑召保弗懌罪呂騄張羅

纖臣僕留則翕訿益深死則危疑驟變周公於此有去
而已而豐鎬之間塗豕鬼車禍且不測殆夫天道動威
王心悔悟衮繡西歸國是稍定旋復東征斨斧破缺君
臣之際若斯之難也苟時不可為勢不敢為聞望不能
為則遵養時晦撫機順應可也又不幸則避難違俗甘
心白首可也是故元愷遜迹於四凶阿衡寶穡於三孽
箕子被髮於狡童仲尼脫冕於婦口柳下躊躇於望國
伯玉卷懷於舊邦石碏乞老於綠衣季友假詞於執紼
先蔑避禍於適秦子哀辭榮於遜魯陶朱扁舟於烏喙
子房辟爵於赤松進不結難叢尤以忤戰龍之怒退不

招朋游譽以干蟄蠖之嫌盤桓委曲不迫不徐可行可止憂樂偕時何其明且智也苟徇名既急熱心外慕群疑衆難自隙而起譬侯張矢集標起風摧君子恬焉自謂得志快意奮迹一時流聲千古而小人磨牙礪齒刀戟森然圍而剚之爰谷可坑濁流可投機發立死而莫之悟豈不愚哉是故君子寧愛身以明道無寧辱身以殉人寧晦名以乘機無寧眩名以速謗寧含章以示拙無寧翹言以賈直寧約行以詭時無寧抗行以斂怨嗟乎此非達時大觀知天樂道皭然於進退存亡得失之際者不能與於斯也叔向數晋晏嬰憂齊泄治諫陳正

先許秦忠則忠矣謂之知道則未也況其下此者乎東漢黨錮諸賢何其誤也甘陵二子賓客揣議何關國事遂成世網范岑冗識干竊吏權事起都邑聲流學胄當是時苟有遠覽深識之道障瀾拔石堅留力阻示以中庸道以愷悌動以危言感以血誠則潰瓜包杞飛鳥桃虫尚可救藥而郭林宗賈偉節李元禮陳仲舉諸人皆夙負時譽亦甘倡和朋徒之盛烈於周房附從之勢廣於岑滂亦且巧評激論顛倒豪強舉袂抗顏頓挫卿相其徒三萬動搖四海事極變起名盛禍隨張成與脫嶽縲交結宦閹露章上聞天子震怒謂其誹訕朝廷疑亂

風俗移貳貞方扇成詭怪㓨人衆勢集則惡逆易染甘
死輕生則殘暴難避人言可成主聽可移於是丹書下
迫金購浚求督責郡縣守相停祿匈校姻婭坐收隣伍
鈐豬徧於章縫鬻序鞫爲囹圄囊頭滿道檻車相望詞
連迹牽者二百餘人已而霍尚書賓校尉表請再三帝
怒消解閹氣益張善淑既消陰邪遂熾龍羈涸轍豕白
原野昔以拔茅今乃需血昔以尚口今乃剝膚當是時
雖痛心改轍揮淚自懲亦已晚矣猶且恬不詧悟益肆
標榜爾曰君俊我曰顧及譬之雷霆震裂之時而笑戲
謔謾不知敬畏奇禍再起大變斯尋張儉發於朱並曹

節慘於侯覽刊章客捕踪跡亦繁李膺輩死獄者百數十人佹怨相訐報復睚眦其與黨人未嘗識面交言者盡羅罝網死徒廢禁又六七百人迨夫曹鸞申救殞命槐里於是凡諸黨人生徒吏屬之舊内外緦冕之親苟在仕籍盡皆禁錮又不啻幾千人矣由是下蓄義憤上積刑淫干動天和鼓萃人怨黃巾倡亂搖動四方呂強因事進規稍得赦宥卒之賊盜滿山繡斧不能禁將帥不能戢板蕩烈於哀周典刑絕於商季董卓首撓鍾簴曹操遂移鼎龜諸君子當時忠義之膓今安在哉嗟夫諸君子不悟括囊之舉堅於金石劓刖之困棘於焚巢

進退迫於羝藩行止迷於狼跋霰集而不知雨雪履霜而不知堅氷乃欲以區區語言回九河於兖海起萬仞於蟻蛭計亦左矣坑誅之禍兆於橫議誹謗之律始於反脣況乎漢之失德其漸已久褒姒艷妻積穢中閨皇父家伯矯權外府戚里無丁公申伯之賢師尹有節山渥冎之隙賦役繁重杼柚其空刑獄苛急握粟出入讒人交亂發笱逝梁貪人敗類遡風執熱迨其末年宦星掩帝忠臣烈士欲投巷牖之約則困於車鄰之寺人欲避苓苦之災則懲於楊園之巷伯君子於此苟悟進退乘除之理身名緩急之倫十畒之桑何憂不給四簋之

饋何患不飽經學不明爲人已甚舍田芸田所爲得希
所失者大矣善乎叔度汪洋淺深莫測孺子耕稼賓客
無聞姜肱韜面竟却圖形子龍漆工翛然絕迹雖與黨
錮諸君並居於世而身名俱全余有取哉

東漢節義

明李載贄

人言西漢明經術東漢重節義以今觀之西漢之節義
一何多也又有梅福逢萌王君宮徐芳季子雲譚賢殷
謨嚴光周黨王覇譙玄費貽李業王皓王嘉任永逢信
劉茂郭憲許楊皆寧死而不肯仕莽與公孫述者故復
錄而表之以見西漢之節義多也但西漢之直節隱於

下東漢之直節憤於上隱於下者本圖免死又或不免於死或不免於全家俱死憤於上者自分必死以救同類之死以與惡黨之不敢肆而惡黨竟肆同類竟死況一身一家乎吾以是觀之處衰亂之世當危亡之朝或上或下皆未有可者也然則亦任之而已且漢自孝安而下固宜亡矣而卒不亡者何居則以賢人滿朝君子接踵虎視雖耽而虎口常探龍戰雖傷而龍鱗屢逆百折不回九死靡悔李杜滅而李杜復繼之繼之不已於野之血玄然黃然嚇嚇可畏而遂縮之假使何進能聽太后之語不妄召外兵以討諸閹則袁曹雖強亦何釁而

起乎葢至老瞞專國二十五年終不敢簒漢自立則孔融雖死其所俾於漢帝者弘矣殺其身無益於君已勝於老死牖下者萬萬况有益於君耶西漢哀平末甚失德也而王莽從容焉飾智矯廉以取之向使終身謙恭下士不改漢家舊制則潛移嘿運不覺矣故知虎豹在山藜藿不採非虛語也吾又以是觀之東漢諸賢之憤於上非得已也然上焉可也憤然不可也正已而不求人以潛消其非僻之心正已而物自正以坐收其不顯之益斯善矣雖然此必學焉而後可也世之學而後入正者能幾人哉嗚呼不憤不發夫子嘗曰殺身以成仁

矣孟子亦曰舍生而取義矣事君致身此萬世律令也
此而不發憤更待何時而後發憤乎若夫明哲保身之
云直謂不在其位者發非謂居高食厚者發也慎勿錯
引聖語以悞後世可也

先主　　宋南宮靖一

蜀漢之興昭烈實中山之裔因獻帝爲曹丕簒遂即位
於成都武擔之陽觀諸葛亮當時勸進之詞曰曹丕簒
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宜即帝位味斯言也名正
言順漢賊逆順之勢判於此矣帝寬仁大度能得人死
力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迹其崎嶇戎

馬之間如神龍之在陂澤無所因而飛騰也降於呂布歸於曹操借勢於袁紹爲客於劉表兵日以弱迹日以孤而氣不少挫志不少懾雖顛沛艱難而信義愈明勢迫於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動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屈體英雄要結同志權阻勍敵因敗爲功當是時也孔明佐之當其躬耕隴畝抱膝長嘯自比不下管樂及昭烈枉駕三顧草廬則慨然從之比曹瞞下荆州所得者韓嵩蒯越和洽王粲之徒而天下第一流乃爲昭烈所有是以邂逅之初好同魚水一時遇合眞君臣也其在巴蜀治兵講武分兵屯田以給兵食

又長於巧思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
咸得其要天下奇才敵人稱之科教嚴明賞罰必信道
不拾遺强不凌弱下至橋梁道路井竈圊溷無不條繕
市無醉人其氣象剛大嚴毅至今與岷峨劍閣爭高加
之當時又有關羽張飛爲之牙爪法正爲之主謀許靖
麋竺簡雍爲之賓友蔣琬負社稷之器馬超兼文武之
資黃忠之勇冠三軍龐統之冠冕南州此皆一時之名
臣董和黃權李嚴輩劉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劉璋
之姻親也彭羕劉璋之所排擯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
也咸擢居顯要盡其器能衆賢戮力上下同心奄有巴

蜀君臨一隅亦云隘矣及其托孤之際君臣肝膽相照無纖芥形迹何其盛也方之曹操沉命留連妾婦之態眞犬彘之不若而謂昭烈敵哉昭烈謂禪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旨哉斯言皆可師法則知玄德天姿既高克己亦力其從盧植陳元方鄭康成游啓告詳至弘益多矣

關壯繆侯贊

嗚呼篡漢者瞞也成瞞篡者權也瞞名漢臣也實漢賊也權陽瞞敵也陰瞞翼也公批亢於前而不虞姦於腋七軍甬淹六師隨戹使永安之恨不在許昌而在公安

建興之師不出樊城而出祁山安樂之戕與歸命之璧
而相後先惜哉雖然不以間關而廢兄弟不以亂離而
廢君臣其峙如者山嶽澄如者川流而炳如者日月星
辰嗚呼此其所以亘萬古而猶神也耶

諸葛亮八陣圖　明楊慎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
成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
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為成都近都則其恒所講武之場
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同其說獨
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論侯推演兵法作八陣咸得其

要自今行師更不覆敗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葢勝之於多筭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於背城而僥倖於深入也惜乎其方鋭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躍右跋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憊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曹之梟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筭不騁於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牛巴騬之偏方事機旣巳遲精力又巳虧勇賈其餘師用其分以爲大舉譬之逐盜救火之家挺刃決水猶恐不及而內有讐賊自相乘機胠篋助燎則雖有傍人之智力亦自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

炎漢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呼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耶至其故壘遺墟獨爲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竇憲常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凉州是在漢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旣有成而後世猶罕所稱述况能傳其遺迹至今乎愼嘗放舟過夔門弔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爲之凡八行六十四蕝土人言夏水盛時没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

尺耕者或刻平之經句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與而不可壞者葢非獨人愛惜之而巳耳慶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遺壘重有感焉謂慎曰之罘篆鍥燕然銘石藝焉爾人不足稱也愛其藝者不泯其迹矧侯之地而可忽諸今陣圖在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顧泯焉無所表識使往來不軾樵牧者不禁非鈌與祠宇自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書曰諸葛武侯八陣圖碑陰之辭子宜爲之夫崇賢好古以示嚮往焉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則史氏職也遂書之

大抵天下之舉事有幸有不幸而耳食皮相之夫往往因事之成敗而竊議於英雄之後舞管弄舌輕如旋風徒以快一時書生之見至使英雄飲恨抑首於九京之下而氣不得伸何敢望於區區之後主而獨令寬貸之也語云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後主之亡天也非人也昭烈有雄才少好讀書無論他事即其彌留兩言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弗爲又曰惟賢惟德可以服人夫帝間關百戰日與武夫老革半銷髀肉於金戈鐵馬之間乃其馮榻訓子卽宋儒矻矻談論揮麈登壇脣爲燥而髪爲白也其誰能及帝之

兩言哉且後主非獨得帝力也武侯澹泊明志少伏牀下奉鹿門龐公之教故其出處獨正而其所以訓道太子者非三代伊呂之言所不敢出即髯將軍而下非騤騤之雲龍則桓桓之召虎也內有昭烈之賢父外有吳魏之敵國而前後左右有武侯諸君之法家拂士彼後主者縱不肖猶逢之在麻矣豈若曹丕吐雕蟲之藝文孫亮辨鼠矢之小慧哉帝崩時太子才十七耳以煢煢冲子而當國家新喪狙吳虎魏搴衣而窺岷山漢水之傍兩家譎而用諜方思得其間飛流言中之君臣相疑讒釁中起在姬公不能免於孺子伍行人不能免於夫

差而丞相雖忠能免於後主乎不然以夜郎扶餘僬處海中之一勺猶得易置其將吏而操縱其生殺丞相雖忠能禁後主之不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乎能禁不以新進之士而積薪老成之上乎乃帝踐祚以來內外官府一切機務帝不敢自裁而曰以問丞相孰當長史孰當參軍孰當太尉孰當廢徒孰當髡誅帝不敢自裁而曰以問丞相渡瀘水軍祈山修好東吳雖敗績街亭師老糧盡帝亦不敢自裁而曰以問丞相蓋數十年主少國疑上不猜下不忌進不跋胡退不疐尾揖讓談笑於樽俎之上而從容指麾於羽檄交馳之下嗟呼異哉不

難於丞相之用後主而難於後主之用丞相不難於先
帝之君臣交懽而難於後主之親丞相若父嚴丞相若
師也丞相而在猶曰得以維鷙其手足丞相歿而若琬
若允若禕若維猶得終身布帷幄之謀竭軍旅之事此
曷故耶信昭烈而因信丞相信丞相而因信丞相在朕
之諸人斯又難之難者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孔
子曰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後主之謂矣貂璫黃皓
此不過掃除弄臣聊以俳優畜之如孝文黃頭奴耳不
者丞相且立碎之死諸葛尚能走生仲達何有於么麼
刀鋸之餘哉丞相之寬之而不以剪也有以也說者乃

言蜀由皓亡非也天也炎劉之燼光武颺之昭烈吹之二君以景帝之後而食孝文寬和之報武帝好殺迄西京而漢絶矣天之厚文幾二百年而又委其尾於若續若絶中山靖王之裔屈指先後主又幾半百矣月有死生兎有反覆國祚之數有盈有虛天豈能常在卯金刀手乎太史公曰吾適過大梁之墟墟中人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天方令秦平海内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嗚呼此可以論後主矣天之興也雖以始皇之鷙鷔劉裕之無賴收天下而有餘天之亡也雖以岳武穆之勇畧文丞相陸秀夫之忠誠留天下而不

足劉賛下弟李廣不侯季女斯飢倡優被錦梧桐焦於
釁下瓦缶掩乎黃鐘天下事幸不幸類如此者獨一天
亡之後主乎哉經載主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
不妄降壽非良史猶然稱之帝誠天下之賢主也有如
天不去漢則以北地諶之烈漢南巴蜀之險一夫當關
萬夫莫開雖百鄧艾其如漢何或以魏作蜀技安樂公
喜咲自若諸臣睥睨詫爲闇夫嗟乎此非帝之闇也彼
見王國之君寘身人手如檻猿籠鳥不能奮飛而無益
於事況陰如昭賊如充庸詎知姜伯約復立之謀不先
入其耳哉故佯驚佯喜以示其闇郤正不察教以西悲

失其旨矣孫皓欺黄口之餘沫作爾汝歌及種種戲謔以調其君臣其不死者倖也昔先主聞雷失箸而今後主亦倣其故智以待朓於司馬几上之肉噫梟雄猾虜故有種哉

劉氏鴻書卷二十六終